17年，6200多个日夜，中国邮递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，59岁的老路却丝毫不敢懈怠，因为用户对“变化”的最终体验都要由千千万万个“老路”来决定。

“每封邮件都有时效，按时送到用户手中不仅仅是完成任务，更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增值，被人信任的滋味很爽！”正是靠着这种“滋味”，17年来，老路与24个村子的数千村民联系密切。

然而，随着网络的兴起，邮递员正逐渐在城市中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但在部分交通欠发达的山区，他们依旧是人们通讯往来的主力军，用自己的付出，搭建起了大山与外界交流的桥梁。

□记者 刘振男 刘晓

每天老路要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奔波50余公里，有的路段空无人烟。 记者 刘振男 摄

▼每天早上10点半，老路会将寄来的信件分好，然后再开始投递。 记者 刘振男 摄

每天翻越6座山头，17年跑坏了4辆摩托车

邮递员老路的“最后一公里”

每天翻越6座山 来回行程50公里

老路名叫路云海，济南市历城区邮政局西营邮电支局邮递员，一位地道朴实的山东汉子。个儿不高，敦厚结实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，因为常年分拣邮件，他的双手粗壮而有力。每个工作日，他都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，为乡亲们送去信件、报刊和包裹，一干就是17年。

8月上旬的一个清晨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记者一行驱车赶到历城区邮政西营邮电支局。见到路云海时，他正在打扫办公室卫生，“支局是早上8:30上班，我一般8点到单位，利用邮车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，打扫打扫卫生，再到前台帮助同事处理下日常邮件，有时候还会指导村民如何使用自动存取款机。”

一般情况下，运送报刊和信件包裹的邮车会在每天十点半左右到达西营邮电支局，在这之前，邮车全部在济南市邮政局分拣处待命，待分拣机将所有来到济南的信件等以“区县”为单位分类，然后再由人工分拣到最小的“镇”一级，然后装车拉到各乡镇邮电支局。

西营邮电支局共有3名邮递员，每天上午十点半，邮车会准时到达，路云海便开始和两个同事一起分拣。受技术限制，目前“最后一公里”仍要由人工分拣。

西营支局投递辖区共分3个区段，大家根据每段登记的订阅报刊进行分拣，分拣好的报纸直接放到事先划分好区位的方格立柜上，并对信函加盖“落地日戳”，这项工作大约需要50分钟到1个小时。

路云海负责2段共11个行政村、13个自然村的投递，记者注意到，尽管每个隔层并未标明收件区域的名称，路云海还是飞快地进行着分拣，“这么多年，对每个地方早熟悉了，不贴名字也记得倍儿清。”他说着笑了笑，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，可非常考验人的细心和耐心，一旦马虎，记错或者放错了地方，就会送错甚至延误投递。”

上午接近12点，路云海和同事们分拣完报刊，又去支局领回了自己片区的快件包裹，饭也顾不上吃，就把邮件装到摩托车上，开始了投递之旅。由于地处南部山区，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路，路云海骑着摩托车逶迤而上。

天空下着蒙蒙细雨，周遭一片寂静，只有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。山路时缓时急，时而陡峭，时而急转弯，尤其是地面湿滑时，车辆更是难以行走。记者乘车跟在路云海身后，不禁为司机师傅捏了一把汗。而对路云海来说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每天他都要奔走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，要翻6座山、奔波50多公里，才能将邮件全部送到山民家。

每天午饭是俩素烧饼 17年骑坏4辆摩托车

每天中午，老路会在路边的烧饼店买两个韭菜烧饼当午饭。“老规矩，两个韭菜馅儿烧饼！”记者这才知道，自从单位房屋改造不能做饭后，烧饼和白开水就成了路云海每天的午餐。这一幕，让我们想起了电影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中，柯景腾每天早上从路边小吃店买早餐的镜头。

经过2个急转弯、约3公里的陡峭山路，我们乘坐的车吃力地爬上山头，跟随路云海来到了第一个村庄。村民们看到路云海骑摩托车经过，都纷纷和他打着招呼。该村只有一位村民订阅了报纸，但是家里没有人，路云海便通过门上的“小窗户”(实际上是村民为了从里面锁门方便留的方形洞口)将报纸塞进院子里。送邮件的间歇，老路会紧啃两口烧饼，丝毫不敢耽误。

今年59岁的路云海做邮递员这一行已经17年了。1999年，西营支局招聘邮递员，生性外向的路云海觉得这个行当可以到处转转，就报了名，“刚开始还觉得这份工作挺有意思，但新鲜劲过去以后，才知道做邮递员有多辛苦，工作还特别单调枯燥。”路云海回忆说，当时是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地送信，山里多为土路，一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，路就泥泞得没法走，只能推着车子爬上山；下雪天就更难熬了，一结冰，山路滑得不敢走，自己只能推着车子一点点向上挪。

慢慢地，随着邮件数量的增多，自行车已经承载不了沉重的邮袋，2000年，路云海买了一辆摩托车作为工具。17年来，路云海跑坏了4辆摩托车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他又准备了两辆，一辆工作一辆备用，这辆坏了换另一辆，可即便这样替换使用，每年每个摩托车也至少要换两次车胎。

“没办法，每个邮件都有投递时效，必须按时按点地送到收件人手中，我们每天就跟打仗似的，真是一分钟也不敢耽误。”17年来，路云海没有请过一天假，夏天酷暑难挡，太阳把胳膊晒得都掉了一层皮；冬天寒风凛冽，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山路上狂舞，但都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。感冒发烧时，路云海拔了吊瓶继续上班，就为给乡亲及时送去信件、报刊和包裹。他的足迹踏遍附近的每一座山头，行程超过了25万公里。

“虽然每天的工作非常单调，很枯燥，也很辛苦，但是看到乡亲们收到邮件时兴奋的表情，我再苦再累也值了。”路云海憨厚地笑着说。

冒大雪爬山 为老人送救命药

雨越下越大，路云海停下车，把随身携带的雨衣披在邮包上面，又继续工作起来。“下这么大雨，淋着不难受吗？”记者关切地问道。“这算个啥，当年还有更难的时候呢。”路云海说着，给记者讲起了2005年的一件事儿。

2005年冬季的一天，寒风怒号，鹅毛般的大雪下起来没完没了，路云海要上山为拔槊泉村一位李姓大爷送药。药品是其儿子从外地邮寄来的，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怕误了老人的病情，路云海还是冒雪上了山。

拔槊泉村是济南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，在当地有“小关东”之称。一路上，狂风夹杂着雪花迎面扑来，打在脸上就如刀割针刺般疼痛。走到半路，路云海有些打退堂鼓，“这要命的天气，根本没法上山。”但想到山上等待药品救命的老人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，当时就一个念头，“不能耽误了老人的病情。”

路云海冒着大雪继续前行，由于风大雪深，山路几乎被完全覆盖，一些地方积雪甚至达到了70公分。幸好有的地方被旋风吹走了积雪，凭借记忆，路云海勉强还能辨清路的方向。艰难跋涉后，路云海终于到了拔槊泉村村头，他把摩托车停在村头，步行赶往李大爷家，当雪人似的路云海出现在家门口时，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连声道谢。

然而，当路云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村头时，几乎找不到被风雪掩埋的摩托车。下山的路虽然更难走，但他感觉心里热乎乎的，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由于雪天路滑，不能空档推摩托车下山，路云海就骑上车，挂上一档，双脚踏地，一点一点地滑行下山。

当邮递员的17年间，老路的午饭都是在路上解决的。因为要赶时效，老路送信件间隙，挤出三分钟的时间吃饭。 记者 刘振男 摄

这仅是17年来老路工作的一个缩影，正是这种无畏的付出，也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加信任老路，无疑也加重了老路的工作负担。由于地处山区，村里的青壮年纷纷进城打工，村里大多是老人，行动不便。有时候需要买点生活日用品、交个电费，只要给老路打个电话就都给办了。有的退休干部甚至将退休金账号密码都告诉了老路，让他帮忙给取钱。

2015年11月，老路被评为济南市道德模范。谈起这一荣誉，老路说：“其实就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人与人之间你相信我，我就相信你，被人信任的滋味很爽。”

“能为乡亲们做点事儿，我觉得很欣慰”

每每回想起来，路云海还是感慨良多。“我为乡亲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，也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帮助。”路云海回忆说，有一次，自己去上罗家村送邮件，送完刚想走，摩托车轮胎就被扎坏漏气了。村里一位年近70岁的大爷看到他车子坏了没法走，坚持要帮他修补车胎。大爷非常努力地修补完后，才发现自己只补好了4个洞中的1个。“这时村里一位专业修车人经过，主动帮我把车修好，分文未收。”路云海动情地说，“其实只要你付出了，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认可你。”

17年间，老路的工资由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现在的2000元左右，由于保险没有交够一定期限，单位还为老路办理了延迟退休。“我身体硬朗着呢，再干个三五年不成问题。”谈话间隙，老路总是拍拍胸脯说。

谈起这些年的变化，老路感受最深的就是服务越来越方便。“现在通过网络啥都能办了，各个行政村也都设了便民服务点，老百姓有什么信件直接投到便民服务点就可以了，我们定期去取。但是也增加了包裹的量，这是以前没有的。”自从有了快递之后，老路的摩托车上总是摞着高高的货物，每天要送三四十件。加上每天的信件，一天要跑一百多户。

随着工作量的加大，考核也越来越严厉。谈起现在最担心什么，老路脱口而出：“最担心投诉，也最害怕投诉。”原来，老路并不是担心自己的收入会减少，不过新的考核制度把他和两个同事捆绑在一起的，一个人被投诉，其他两个同事也要受牵连。“他们两个还年轻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导致人家收入和评优受影响。当然，我也不能让用户受损失，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将邮件送到用户手中。”17年来，老路保持着西营邮电支局“零投诉”的记录。

“作为一名邮递员，虽然很累，但是能为乡亲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觉得很欣慰。”说这话时，路云海目光转向大山方向，脸上浮现出幸福自豪的微笑。

谈到接下来的生活，他说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唯一的就是希望身体还能行，还能继续自己的邮递员工作。